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bsc-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## 年关记忆之滑野冰

□石钟山

冬天一到，下过几场雪，再刮几场西北风，整个世界便冰天雪地了。湖泊、河流也结了冰，由薄变厚，滑冰便成了我们冬日为数不多的乐趣了。

那会儿湖泊很多，公园里或野地中都有大洼，待结冰之后，便成了我们的溜冰场。滑冰的工具大都是自制的，木板下镶上铁条就是一个冰车了，或蹲或坐在上面，也是风驰电掣的样子。但是，冰车是小孩子的游戏，我们大一点的孩子都穿“冰鞋”滑冰——专业的冰鞋，我们不曾拥有，只有少数上了高中的哥哥姐姐才闪亮着在我们眼前稍纵即逝。我们只能远观。我们的“冰鞋”是自己做的，用麻绳捆绑在脚上，与滑冰车的弟弟妹妹相比，我们顿觉伟岸了许多。冬季里，凡是结冰的地方便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。从黄昏到日落，直到繁星当头，滑冰的玩伴们才渐渐散去，循着家的方向，把童心收起。

在湖面上滑冰，转来转去的，就是那一方天地。于是，开始有高年级的同学，不再甘心在湖面上滑冰了，而是去河道里滑。河道很长，不知源头，也不知去向，永远没有尽头的样子。后来，我们几个同学也结伴去河道里滑冰，风景果然不同。刚开始，我们并不敢滑多远，总怕迷失了回家的路，灯火稀疏了，便调转方向，顺着原路回到起点；后来野心大了，越滑越远，城市的灯火已渐渐远去，乡村零星的灯光在遥远处闪现——我们则不知疲倦，忘记了时间。有许多次，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回家门时，夜已深，只见灯火，少见人影，心不免忐忑——冷不丁，在暗影处走出一个人影，那是母亲，她不知在此等了多久，见到我，又惊喜的样子，仿佛我和她失散了多年。她只嗔怪地责备我一句：这么晚了，上哪去疯了。不论多晚，母亲总能变戏法似的变出热乎可口的饭菜。

我忘不了母亲看到我时那双又是担心又是责备的眼神。后来长大了，离开故乡的脚步越来越远，每当灯火阑珊时，总会想起躲在暗处的母亲的身影。虽然母亲早就离我而去，暗中却总有母亲的陪伴，她担忧又责备的眼神，照亮了我脚下的路。那是一条通往一个又一个年关的路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bsc-gh@sina.com联系

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著有长诗《在俄罗斯，谁能幸福和快乐？》，他找遍俄国，最终找到的快乐人物竟是枕锄打瞌睡的农夫！也许涅氏不完全是讥讽朝政。中国古话有“无智者无忧”，农夫强壮的体魄和简朴的生活，至少能够使他不至于像贾府的林妹妹那样患肺病，吐血。

究竟何谓快乐？当代人似乎对此有两点说明：一是金钱的积累可以给人快乐；二是权力的掌握能够给人快乐。殊不知，金钱固然可以买到许多肉体享受的东西，但我也曾听到过某位腰缠万贯的个体户感叹：“我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！”这是对金钱快乐观的最佳注释。说到权力，其实是一种责任，如果不是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话。权力愈大，压力愈大，“快乐”是谈不上的，“沉重”倒很真切。不信请哪位青年朋友去同本单位的负责人推心置腹聊聊，一定会认同我的判断。

金钱与权力并不意味着快乐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当然，把金钱和权力当做自己奋斗的某种标志，或青年朋友在自己的人生设计初始，愿意当名企业家或掌权的干部，并利用这种优势为社会服务，我绝不反对。

快乐其实源于我们对生活的真心实意的参与和热爱，以及对周围事物兴趣浓厚的欣赏。有位哲人论及“笑”时，曾说过一段话，大意是孩子比成人笑得更快、更厉害，笨人比



## 新年说快乐

□高洪波

聪明人爱笑，老百姓比达官贵人爱笑，天真淳朴的人比矫揉造作的人爱笑，善良的人比记仇、嫉妒的人爱笑。他实际上说出了快乐的某种真谛。

试问一个人一天到晚故作深沉皱着眉头，以为自己肩上承受了全人类的苦难，他有什么快乐可言？或者猜忌怀疑，刻薄成性，或者斤斤计较，事事“拔尖儿”，当然更谈不上快乐。

快乐存在于你周围的一切事物之中，关键看你能否有慧眼去发现，用慧心去寻找。

公园里一群找乐子的人，拉着胡琴进行京剧清唱，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“西皮流水”和“二黄导板”的唱腔里，他们的快乐洋溢成和谐的气氛，直逼云端，让旁观的人们也感到心旷神怡。

马路上爆米花的小伙子，面容黝黑，手脚不停地为孩子们爆米花，他被孩子们崇拜着。“砰”一声巨响，米花白花花地倒进孩子的盆子里，也倒入到童心的愉悦中。我认为小伙子连眉眼都浮现出由衷的快乐！

立交桥上的一辆上坡的三轮车，上面有位老人吃力地蹬着，两个小



学生匆匆跑过去，帮老人把车子推上桥头，然后像小鸟一样快乐地飞走了。他们把快乐输入给了骑三轮的老人，因此他们共同享有了快乐！

这就是生活，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生活，快乐不正像珍珠一样蕴藏在里面吗？给予别人快乐的人，自己往往获得更大的快乐。更何况，还有知识的积累、视野的开阔给予人的灵魂丰富的快乐呢？

如果你时常郁闷不乐，对生活毫无兴致，可能要适当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，当然也包括思维方式，那必定是某一方面出了毛病。

快乐地面对人生，把微笑留在唇边，说到底是一种自信和自尊。

2022年了，我要真诚地祝福朋友们：新年快乐！

## 大家微语

### 文学是一种介入性力量

□李洱

●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惑和想法：网络时代导致人们对阅读纯文学的耐心变低了，长篇小说的读者会渐渐流失。但我觉得，文学读者只会越来越多，不会越来越少。

●因为我们作为单独的人，是需要与人交

流的，否则你肯定完了。人啊，不仅需要同呼吸而且需要共命运，而文学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，这种可能。

●我始终相信，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介入性力量。或强或弱，但一定是一种介入力

量，否则文学的意义肯定要大打折扣。

●最重要的是，谁也别去低估亲爱的读者，他们成长的速度超过批评家的预期。

## 谈天说地

### 吃笋

□王祥夫

竹笋要想做得好吃，第一要义就是要油大，上海老牌子的梅林罐头油焖笋，笋几乎都浸在油里，家里人吃这个罐头，向来是先把笋吃掉，然后用里边的笋油炖豆腐，是一点点都不浪费。笋一旦被掘离泥土，隔一两天便会发麻，须用开水焯一下，至于苦笋，既有著名的《苦笋帖》，相信古时就有人喜欢它，一如现在的有人纷纷喜嗜苦瓜。

笋除了苦，尚有酸，桂林酸笋的味道给人的印象亦是深刻。吃米粉，若是没了酸笋，味道便会大打折扣。诗人画家的谷主告诉我桂林的酸笋又叫“吊笋”，而到底是哪一个吊字，尚有待考证。乙未年我在北京，国祥请我吃他从家里带来的竹笋，是在新昌的家里做好了用大罐头瓶装到北京，据说是只用水煮，当然要有油，味道是极其鲜美，承他美意送我两罐头桶，带回家来，家里人吃了都说鲜，因为好吃，竟至不舍得吃，原计划放在冰箱里慢慢吃，想

不到后来竟然坏掉大半瓶。国祥家住新昌那边的山上，是遍山的好竹好茶，他虽把竹笋与茶看得很贱，但若论懂它，我想起码是我的朋友里边没有人能够超过他。我画竹笋，他看了就开玩笑说“笋笋头画成皇冠了，足见待遇。”

玩笑话归玩笑话，但对北方人说“笋笋头”，恐怕是十个人倒有九个不会懂，年前南方作家陶群力寄来上好的笋子，是那种小笋，只有拳头大，论其形便不是画上的那样，却是国祥所说的那种，笋笋头还在，是两头尖跷跷，必得在根部切一刀再剥剥它才会像皇冠，而画家笔下的竹笋无一例外大致都是剥过切过的那种，如果照实画来两头尖尖，一是不好看，二是有时候会让看画的人弄不清这是什么东西。

群力于隆冬从南方往我这里寄一箱冬笋来，却正好碰上北方的寒流天气，气温忽然低到零下二十四摄氏度，那竹笋在路上便早已冻得像石头，但拿来做菜，味道却不变，可见竹笋

是可以冷冻而致远的，又问问南方的朋友，亦说是可以把竹笋放在冰箱里冷冻，但不能把笋衣剥去，临吃的时候再把笋衣剥去，会保存很长时间。现在天气又转暖，露台上和屋顶上的雪都化得滴滴答答，却又发愁群力寄来的竹笋“消化”了怎么办，所以现在是天天在吃竹笋，用贵州和湖南的腊肉炒笋丝笋片，味道真是好，剩下的准备放在冰箱里慢慢去吃。

说到冬笋，其实除了吃就是吃，原没什么好说，著名的天目笋就是用来当零食吃的东西，味道很美，一长条笋，腌了晒，晒了腌，然后盘在一起，以之喝茶最好，但如果用来下酒却未必好。天目笋现在的做法很多，而最好的就是那种腌过晒过半干不干的，既有嚼头又有滋味。把这种笋用水泡泡切很小的丁做素包子，味道真是好。但这个包子南方人做来滋味要比北方的好，北方人不善于吃笋是因为北方是既无竹而又无笋。